

遭七年冤狱折磨 浙江商人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

【明慧网】四十七岁的法轮功学员朱媛珠是浙江缙云人, 现居美国纽约。二零零二年一月至二零零九年一月, 朱媛珠被冤狱迫害七年, 惨遭多种酷刑折磨。即使离开监狱, 她仍多年被“610”人员严密监控, 她的工作、家庭都受到深深伤害。

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九日, 朱媛珠向中国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

下面是朱媛珠在《刑事控告状》中讲述的事实。

修炼法轮功 身心受益

我从小体弱多病, 十三岁时, 脑膜炎后遗症使头部经常剧痛; 还有其它多种疾病, 尝试了各种偏方, 钱花了不少, 但我的病体丝毫没有好转。

一九九九年五月底, 经朋友介绍, 我学了法轮功, 炼了不到两个月, 我所有的病奇迹般的一扫而光, 真正感受到无病一身轻的美妙。学了法轮功不但身体健康, 我的道德水准也提高了。以前赚昧心钱, 欺骗顾客、同行间相互倾轧、偷税漏税等, 修炼法轮功后, 我开始诚实经商。

无辜遭绑架 非法刑讯

一九九九年七月, 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我因坚持做一个“真、善、忍”的好人, 屡遭当局迫害。

在二零零二年一月二十二日, 缙云的国保“610”、伙同上海国保“610”、还有松江区泗泾镇的派出所警察, 当着我先生和两个孩子的面, 把我强行抓走, 关到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派出所, 当夜我被绑架到缙云公安局, 四天五夜不让睡觉, 冻的我全身发抖。缙云“610”主任辱骂我, 还打我耳光, 脸被打肿当即就变形。我被非法审问了四天五夜后, 关进了缙云看守所。

在看守所, 我每天被迫做有毒的塑料手拉花, 气味大、灰尘多。每天做奴工至少 16 个小时。我抵制迫害, 被体罚, 在寒冷的冬天, 我跪在露天六个多小时。

从此, 我三天两头被强迫罚跪或面壁罚站, 武警穿着皮鞋用力踢我。我炼功, 他们就开始天天给我戴着脚链、手铐, 还把我脚上的脚链, 和另一个法轮功学员的脚扣在一起, 最后又把手铐脚链锁在一起, 整个人就是四五十度的弯曲, 厕所也上不了, 生活根本不能自理。

在看守所非法关押的七个多月, 我就是这样被摧残着。原来五十八公斤体重的我, 七个多月的迫害只有四十五公斤。

被非法判刑七年

二零零二年八月份, 我被浙江缙云法院非法判刑七年。开庭过程中, 没有任何人旁听, 因为家属根本没有接到任何通知。八月二十六日, 我被送进了杭州女子监狱。

1、电棍电、面壁罚站、不让睡觉等

监狱为了强迫我放弃修炼法轮功, 想尽办法折磨我: 我不肯监规, 就用电棍电我; 我不报告自己是罪犯, 就叫我面壁罚站; 我不写“思想体会”, 就不准我睡觉。

2、关禁闭、束缚带、冷冻

我抵制所谓的“政治考试”, 警察就把我关到禁闭室里, 还用束缚带把我全身捆绑, 冬天零下五~六度, 只让我穿单衣服, 睡在水泥板上, 没有垫被, 只能盖一床小薄被。

3、生活上虐待、关禁闭隔离

我被不让洗漱, 伙食是冷饭加上几根萝卜丝, 在禁闭室一关就是五十几天。出了“大禁闭”, 又被关“小

禁闭”, 四个犯人二十四小时贴身监控我, 每天记录我所有言行的全过程, 上厕所、洗漱都受限制, 洗漱、上厕所加在一起不能超过五分钟。

罚站、罚坐或不让睡觉是常见的事, 我被关“大禁闭”好几次, 我的双手经常被扣在床档上, 食品也不允许我定。监狱还限制我和家人会见。

4、残忍的“攻坚”迫害

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五日至七月一日, 这段时间对我来说是刻骨铭心的日子。监狱对我进行所谓的“攻坚”迫害。就是把不肯放弃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关进一层没人住的大楼里, 关进去的法轮功学员每人有六个犯人、四个狱警看管。

她们二十四小时轮流用各种残酷的手段摧残我。我不肯抄“不炼法轮功的保证书”, 就不让睡觉。我一闭眼睛, 她们就用风油精当眼药水, 把我整个眼和脸都涂上。还每天几次给我灌一些不明药物。

大热天室门紧闭, 没有一丝通风的地方, 连上厕所、洗漱都不可以到卫生间去, 室里虽然放着一只马桶, 但整个室里, 包括马桶的里外都贴满了诽谤法轮功的标语, 如果我要用马桶, 随处都要碰到标语。我不用又憋不住, 当时我真的快崩溃了。

他们还对我百般恐吓。狱警余雪玲对我说, 如果不放弃法轮功, 就要被送进精神病院。狱警李民说: “你不要硬了, 我们还没到最后一步, 到时给你打一针, 你什么都忘了。”监狱副大队长黄金兰说: “我们知道你不会放弃法轮功, 但我们只需要你表面做一下就可以了。监狱花如此大的精力, 达不到要求, 监狱是不会罢休的, 你自己学聪明点少吃苦头。”

这三十五天的折磨, 放我回监室时, 同室的人见我都哭了, 说我脱了

形，三十五天的时间就老了十多岁。整个人是昏昏迷迷的，记忆力明显衰退，身体极度虚弱。大队长陈某还恐吓要给我加刑。

七年的残酷迫害 死里逃生

七年的迫害，我九死一生。出了监狱，我加强了炼功，身体慢慢地恢复了，记忆力也随着恢复，我就把七年的迫害经历写出来，投稿到明慧网。二零零九年八月十五日明慧网刊登了我所写的文章。当地“610”和上海“610”看到后，说我泄露国家机密，是犯法行为，一次次到我家叫我签字，又想绑架我，我丈夫也被吓得精神极度紧张，严重干扰了他的正常生活。

虽出狱 仍无自由

虽然我人出了监狱，但“610”对我的严密监控从来都没有放松过，指使居委会、联防队、小区门岗人员对我高密度监视、跟踪。经常上门扰乱、恐吓，电话、手机被监听。为了避免被监听，我不知换了多少个手机。但奇怪的是，手机换了没几天，又被他们知道了。

所谓敏感日或节假日的时候监控更加严密。有一次，我到姐姐家住了两天，几个警察就到我家大儿子学校里，把他带到派出所盘查审讯，强行查我儿子的手机，把我儿子吓的精神恍惚。原本读书很优秀的儿子，从此精神低落，不想去学校，因此学习成绩也直线下滑。

在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份，我在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开了一间外贸服装店，“610”派人长年在我服装店里监视，特别是上海开世博会期间，“610”指使居委会里的两个男人随身监控我，我到商家去购物，也一同跟随，很多商家误以为是我的“情人”，严重损害我的名誉，也是对我人格的侮辱。

联防队和派出所人员在我店里经常出入，顾客吓得都不敢来我店里买衣服，影响我服装店的正常经营。

有一次，我去浙江宁波购货，在宁波车站，警察要我出示身份证检查，警察把我的身份证放机器上一照，就把我叫到里面去了，问我来宁波做什么？跟谁联系？严厉的审问我。

再次惨遭 610 迫害

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五日，监视我的人举报我有法轮功资料。我在服装店里做生意时，上海市松江区国保“610”乔装打扮假装来我店里买衣服，发现我有法轮功的书籍和资料，马上叫来十多个警察，对我的店里、家里进行大面积的非法查抄。抄走大量私人物品，把我和先生一起绑架到泗泾镇派出所。

我被非法审讯到深夜十二点左右，转到上海市青浦区看守所继续关押。

在关押期间，国保“610”多次审讯我，还捏造假口供叫我签字，幸好被我及时发现，立即撕毁假口供。后来我绝食绝水反迫害，他们就把我转移到上海市监狱医院迫害，把我双手、双脚拉直到极限成“大”字型绑在床上，把胸口部位也绑上，透气都很困难，大小便也只能躺着，那种痛苦真是无法用恰当的词语形容。

我被绑了十七个小时，直到我生命垂危，警察才把我放下来。我身体极度虚弱，再加上海外法轮功学员不断地打电话营救我，二十七天后，即六月二十一日，我才脱离险境，被迫害的整个人瘦成皮包骨。回到家，亲人见我都哭了。

迫害造成经济损失达数百万

被绑架前，我和丈夫一起在上海做饲料生意，我们生意做的非常成功，从经营门市部开始，两年后就扩展到饲料有限公司。不到三年，在二零零零年，我们在上海就买了房子，按我们当时的生意趋势，保守计算七年可以赚几百万。但因我被迫害，丈夫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造成精神颓废，无心经营生意。七年后我回来时，我家欠亲朋好友的不算，高利

贷就欠了八十多万。

家人被迫害 生死两分离

我从监狱回到家里让我最伤心的事是，母亲永远见不到了。因我判刑，母亲伤心过度，二零零七年离开了人间。母亲到临死的时候都不明白，为什么女儿做好人也要坐牢，连见最后一面的机会都没有。家人多次给监狱打电话，想我回去见母亲最后一面，狱方始终不同意。我婆婆也因我被迫害，伤心过度，精神恍惚的情况下，从楼梯摔下，卧床不起，直到去世。

我有两个聪明可爱的儿子，当时一个六岁，一个十岁，最需要母爱的时候，却被残酷的迫害剥夺了，孩子的心灵受到严重的伤害……

学法轮功后使我身心健康，严格按照法轮功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真诚处事，善心待人，遇到矛盾找自己的原因，做事不伤害他人。法轮功哪一点不好？“真、善、忍”教导人做好人，教人说真话、做真事、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哪一点不好？法轮功使亿万人身心健康、净化人类灵魂、使人类道德回升，全国人大组织的调查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可是江泽民却要镇压这样一个淳朴善良的群体。◇

【编注：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前中共头目江泽民悍然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这场反人类的暴行一直延续到今年，已经持续了十七年。

二零一五年五月以来，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发起了控告江泽民的大潮，目前已有超过二十万法轮功修炼者和家人把控告元凶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邮寄给中国最高检察院，要求最高检察院向最高法院对江泽民提出公诉，把这个首恶绳之以法。

法轮功学员诉江，不仅是作为受害者讨还公道，也是在匡扶社会正义，维护所有中国人的做好人的权利。希望社会各界都来声援和加入这场诉江大潮。】